

掌御星辰柔皇御影 7+8

1.95皓月传奇95145 <http://www.100ni.com>

掌御星辰柔皇御影 7+8

掌御星辰柔皇御影 7+8

7

隔天早朝，边关送来了一份紧急军报，说北蛮国王纠集了临近国度，率三十万兵马侵犯中原，此动静一传回京城，就惹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，畏惧北蛮抨击中原会酿成大祸。

雷鼎对此军情并不引以为患，相较于雍艳与大臣们的惊愕，想知道御龙星辰。他镇静得与众不同，看完了下殿呈下去的军报，他扬唇笑了一笑。

“真是有趣，本王倒要看看他们有几何技能名目。”

“八皇叔，能否应当顿时派兵声援……”雍艳小声问道。

他徐徐摇首，神态自大且镇定，“你别顾忌，北蛮一直都有侵略中原的野心，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的疆域瘠薄，以致他们想要从中原取得水草丰美的领地，不过，也就是由于他们连年干旱，生灵涂炭，才会团结其他数国一起抨击中原，三十万大军听起来可怕，其实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让我想想吧！这场接触要派哪位将军进来对比好。”

“嗯。”雍艳乖顺地颌首，她八皇叔竟然心思周密，像他这样锐利非凡的男人，谁不会意生醉心呢？她犹豫了半晌，终于开了口，“八皇叔，朕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。”

雷鼎心里觉得蹊跷怪僻，一直以来，他们之间的事情总是暗里洽商，为什么她即日突然执政堂上对他开了口？“你说吧！”

“朕想……替八皇叔指婚，旨意一经颁下，女方的人选是皇太后择定的，听说那位千金长得十分美丽，想必与八皇叔很是结婚才是。”她鼓起勇气一古脑儿把话说完，生怕稍有停歇，就再也不敢说下去。

闻言，众人震恐，雷鼎则是眸光一沉，透出一丝盛怒前的阴霾，“撤回这道旨意，本王目前还不贪图成亲。”

“不。你看1.99炎魔星辰。”他冷幽幽的语气听得她心儿一紧，她握住了纤手，感到手心里不绝地冒出冷汗。

“撤回你的旨意，皇帝，本王想要的女人不必要由他人来裁夺！”他猛然起身走到她的面前，伸出大掌狠狠地擒住她细微的皓腕，她这妮子……不免难免盛气凌人！

雍艳平素没有见过他如此生气的样子相貌，她必必要很用力才能让自身忍住不战栗，“不，朕情意已决，婚期就订在三个月后。”

“难道，你就不怕我生气吗？”他降低的嗓调听起来冰寒极了，“收回你的旨意，顿时收回！”

“是皇叔亲身教朕，朕乃天下至尊，不必要对任何人感到畏惧，昂首称臣，一经裁夺的事情就不能再调度。”一刹时，雍艳以为自身的手腕会被他折断，她疾苦地拧起眉心，不让自身喊疼。

“恕本王难照办。”雷鼎心痛至极，她奈何能够这样对他？她奈何不妨用这种手段挫折他对她的付出？

“君无戏言，皇叔你只能照办。”她也不想这样对他……但他们不能一错再错，一概不能！

“你这是蓄志跟本王对上了？”

“小侄不敢。”

“好，掌御星辰。算你够狠！”他甩开她的手，转身拂袖而去，全然不顾这里是朝堂，而她是登峰造极的皇帝。

“摄政王？”见状，大臣们失声惊叫。

“八皇叔！”雍艳出声唤住了他，没料到他会忿然离去。

“别喊我，本王担当不起！”雷鼎冷冷地抛下这句话之后，便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殿门。

“八皇叔——”她手忙脚乱地站起身，娇嗓嘶哑地再次召唤，无助的神情犹如被他掉的小狗。

他走得那么绝情，犹如对她感到咬牙切齿，他冷然离去的背影，深深地割痛了她的心！

这时，大臣们一经够震恐的了，但雍艳的泪水更教他们惊诧，在大臣们的错愕瞪视之下，一颗颗明亮剔透的泪水滑落她的双颊，这一天的早朝，在她的低泣声中了结……

入夜，银色的月勾悬挂在天边，近秋，气氛中沁着一丝秋天将近的凉意，也不知道能否由于凉风打着窗棂，一阵阵不绝的吱嘎声教雍艳难以黎民。

不……她心里认识自身无法入睡不是由于风打窗棂的声响，而是由于即日早朝她八皇叔忿然离去，之前听任她想方设法都无法见到他的事情，听说1.96黄金皓月3d版。教她方寸已乱！

她的心，随着时间不绝逝去一阵阵难受了起来，假若，他真的狠心对她凶，乃至派兵覆盖皇宫逼她撤回旨意，大概还会教她好过一点，但他没有，一整天关在摄政王府内，他不见任何人，谁也进

不去！

敲过三更的梆子，她还是无法成眠……雍艳轻叹了口气，罢休地睁开双眸，却没料到看见了他雄壮的身影就站在绣帘外，她火速地起身，掀开帘幕喊道：“八皇叔！你什么岁月来的？”

“你真的存着吗？”他的嗓音沉冷至极，“你就真的那么狠心，想把我送给别的女人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的逼问教她无言以对。

“眼睁睁看着我娶别的女人为妃，难道你就真的一点感到也没有吗？”他质问的腔调尤其峻厉，大掌擒住了她细微的颈项。

“不……”她感到呼吸繁难，清白的小脸涨得通红。

“收回你所下的旨意，别逼我反。”

“我不想逼你，只是我不能……这道赐婚的旨意不能收回，八皇叔，我是皇帝，你是摄政王，我们根柢就不可能在一起！你最终还是要娶妃，你要娶的应当是个女人才对……”

“你也是女人！”他陡然眯细了阴?昏暗的眸子，“只须我报告天下人这个事实，就能够光明正大娶你了！”

“你这是要逼死我吗?!”她悲伤地哭喊出声，“我是皇帝，奈何不妨是男子呢？你明明知道，为什么要逼我呢？”

“我不逼你，难道你就忍心逼我吗?!”看见她的眼泪，1.96黄金皓月漏洞。他不由低咒了声，恼怒地放手将她甩在炕褥上。

御龙星辰

“我……”她一时无言以对，含泪美眸愣愣地望着他。

“你这丫头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还不够好吗？我为你平叛、为你剪除后患、教你为政之道、教你马术诗词，还让你……该死！我自认该为你做的事情，一样没漏！你又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我逼走？为什么?!”他压沉了雄厚的嗓音，痛心疾首地问道。

“我没有！”她哭得好酸心，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正在这么做！”他狠狠地打断她的辩白，大掌无情地揪住她柔细的发丝，我不知道1.96黄金皓月3d版。眯起了幽冷的黑眸，“你欠我太多了，既然你一点都不懂得珍惜，那就让我逐一从你身上收回吧！”

“收回？不……”

她吃了一惊，不懂他话里深藏的含义，是她所想的那样吗？他要与她恩断义绝，要收回对她所有的好吗？！

他将她强投在炕上，昂首攫吻住她的唇，处分似的狠狠吮吻，大掌揪住她微弱的衣裳，在一瞬间统统撕成碎片，他扯住了她柔细的秀发，故意吻疼了她……

过了久久，雍艳还是无法回神，娇躯软瘫在炕上，有半晌不能起身，他却一经穿戴好了衣冠，回眸冷然地膝了她一眼，犹如一经真的对她绝了情，拂袖就要离去。

“八皇叔，不要走……”

雍艳火速地起身揪住他的衣袖，她含着泪看他，1.99炎魔星辰元素版。似乎有好多话想对他说，不想让他走，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见，假若他就这么离去，只怕再也不会回来了！

“是你逼我的。”他冷冷地说道。

“不……不要走……”她紧紧地扯住他的衣袖不放，像个孩子般无助地哭了起来，“不要走，八皇叔，包涵雍艳不懂事，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！我不要你走……”

他一语不发，眸色沉重地觑了她一眼，看待她的苦苦央浼恍若未闻，扬手毫不留情地挣开了她的牵绊，雄壮的身影冷冷转头离去……

8

隔天，摄政王没上早朝，大臣们犹如群龙无首，个个方寸已乱，固然她末了委曲稳住了形象，最终却还是对付了事，散了朝会，了结之前，大臣们团结请命，要她撤回旨意，别想强硬替摄政王指婚。

每小我的表情看起来都好凝重，似乎在谴责她安分守己，我不知道1.96黄金皓月漏洞。但她的心理又何尝难受呢？

他生气了！他是真的不要她了！

“探询到了吗？晴儿，你快报告我，八皇叔他人在哪儿？”一见晴儿踏进御书房，雍艳就急忙扑上前去，捉住她忙不及地问。相比看掌御星辰。

“皇上……听说摄政王不在京城里了。”晴儿嗫嚅地回道。

“他去了哪里？你有没有听说？”一丝不祥的预见闪过她的心底，雍艳甩甩头，把不好的预见抛掉。

“没有。”晴儿诚恳地点头。

这时，一名将领手持摄政王的旨意，请命入内，将旨意转交给雍艳，她急忙地接过阅览，还不等她把形式看完，泪水一经浮上她的眼皮，她全身的力气就像被人完全地抽离，晴儿急忙扶住奴才。

“他走了……晴儿，他走了……”

一如她心里的预见，他真的走了！明亮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不绝地滑落她的双颊，他去了南方，他将自身放逐到战场上！

她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那天他对她说过话，他凝视她的眼神是如此冷漠无情，丝毫没有往昔的温存。

是你逼我的！

一刹时，她的泪水掉得更凶了，恨不得能够跟从他而去，他是真的狠心不论她了，否则奈何忍心将她一小我孤零零地抛在这邪恶宫廷之中呢？

她强硬地抬手拭去泪珠，我不知道掌御星辰柔皇御影。但非论如何也抹不干，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似乎有人要强行见驾。

“我要见皇上！让开！”一道娇腻的女嗓略嫌傲慢地命令内官。

她跋扈的态度似乎惹恼了内官，“你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皇上没召见你，奈何不妨擅闯御书房？”“让她进来。”雍艳拭去了泪水，此刻的她必要一点别的事情，让她不妨暂且忘怀心里的悲伤。一名与她同年的少女急忙走进，颇有沉鱼落雁之貌，“你就是皇帝？太后说你一经理睬让我嫁给摄政王，我想请皇上不妨快点让我们成亲，1.99御龙妖月。别等三个月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必要那么急吗？”雍艳顿时就知道她是母后要指给八皇叔的新娘子，她俏颜冷凝，淡淡地问道。

“由于我想早点嫁给他嘛！皇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摄政王的名望有多大，我闺里的那些姐妹一听到我不妨嫁给名噪一时的摄政王，个个都爱慕得不得了，我不想事情有变，所以想请皇上早点让我们成亲。”

闻言，雍艳有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有种想哭的激动。

她竟然……想将她最爱的男人让给这样的男子？！雍艳心中一时恍然，不知道自身开初究竟在周旋什么，为什么不照他的兴味撤回那道乖谬至极的旨意，非要将他逼走不可呢？！

“进来，朕有些不写意，摄政王不在京里，说不准什么岁月回来，就算他回来了，朕也裁夺让他自身抉择，假若他根柢就不要你的话，朕也不会阻拦，届时一定会撤销那道旨意。”

说完，她冷落地瞥了少女一眼，转身入内，命令侍卫将她给赶出宫去，别让闲杂人等再来叨光。此刻，她心里满满都是八皇叔秀丽的身影，老天爷，我求你……求你保佑八皇叔平安无事！

她同时也乞求月亮、乞求星斗，乞求天地万物神灵不妨保佑在战场上的雷鼎能够平安无事，她无时无刻都虔诚地祷告着，却也无时无刻都在悔恨之中渡过。

是的！是她的绝情……逼走了他。

跟随在雷鼎身边多年，瞿然一直知道自身的奴才本性冷静，你知道1.99炎魔星辰。能力卓绝，在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教他失落自制，只是平素都没有见过他如此狂乱的样子相貌，犹如随时都不妨把命丢掉，只须能够教他暂且遗忘心里的震怒伤痛，不消多想，一定是为了宫里那位少年皇帝吧！

由于开初他就是去视察整件事情的人，所以除了奴才之外，他大概是专一知道皇帝原来是位男子的“别人”吧！只是基于对奴才的忠心，他紧咬住这个机密，矢誓到死也不能泄漏半分。

“快！快去护卫摄政主，千万不能让我们奴才有任何差地！”瞿然看见奴才犹如不要命似的杀敌，固然他知道奴才的武功是由武林名师指导，一概不容小觑，但自杀红了眼的神情，委果教人心惊。

http://100ni.com/xinkai1_99qicaihaoyue/20120105/96.html

“这还用你说吗?!”龙昊投给伴侣一个白眼，调头冲入敌阵，寸步不离地保卫在奴才身旁。

这时，瞿然处置了手边的敌兵，策马奔到雷鼎身边，拱手请命，“王爷，听听1.96黄金皓月漏洞。请不要拿自身高尚的性命冒险！请您兴奋！”

“本王好得很，不必要你们瞎操心。”雷鼎冷哼了声，在他的战袍上染红了有数仇敌的鲜血。

他想忘怀……明知他心里的疼痛是爱上她肯定的结果，但他却还是回不了头，他乃至像个怯懦一样，狠狠地逃到战场上，以不绝冒着失落生命的危急让自身不妨转瞬忘怀她！

“小的想请王爷退到大军之后！”瞿然不论自身能否会触怒奴才，忽出惊人之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瞿然，你想命令本王吗？”雷鼎不悦地眯起黑眸，透出森寒的怒意。

“不，瞿然不敢，但请王爷不要拿自身高尚的性命冒险，请您为众弟兄珍摄自身！”

“你——”雷鼎似乎想要入口诽谤，想知道御龙星辰。但一抹沉睿的亮光闪过他的眸底，教他突然冷静了上去，重新思虑。

“王爷，你的面前——”瞿然蓦然出声示警，突袭来得太快，等他要插入武器时，只怕一来不及了。

一抹森寒的杀意闪过雷鼎的眼底，他快速扬起手中的长剑，转头凌厉地划下，原来以为自身不妨偷袭乐成的仇敌将领在临死之前，脸上还是挂着不敢相信的表情。

“定心吧！你的针砭箴规本王听进去了，刚刚的事情不会再有产生的时机，杀敌吧！首役一战，本王一定要夺得胜利！”他脸上的神情光复平常的冷静，嗓调轻缓，雄厚的内力却教在场所有人都不妨清楚听见。

“遵命！”一群众众乐于领命，大军收回高昂的吼声。

未了，在雷鼎的指导之下，大军果真取得了绝后的胜利，收服领地俘虏有数，也就是从这一战开端，雷鼎展开了他征战的生活生计，将近一年半的时间，他不曾回过京城半步……

一年又四个月，你看掌御星辰柔皇御影。时间急忙飞逝。

自从那天雷鼎忿怒离京，不告而别前往南方战场之后，整整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，他不曾回到京师半步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率须大军南征北讨，以精准的眼力，7+8。狠厉的兵法手段，打下了一大片新的江山，假若要这天下有一半是属于他的也不为过。

险些是每天，雍艳都会听到从战上传回来的动静，知道自身的江山又多了哪几个城池州郡，但她却一点儿都欢娱不起来！

在她的领土上多一个城池，就代表他可能多打了一场仗，身上可能多负了一道伤，乃至随时都有被杀死的可能！

听说，他在战场上就像不要命似的，刀光血影之中，他雄壮的身影就像死神般，教仇敌们无不心惊胆战，个个怕了他摄政王雷鼎！

他聪敏决断的智慧，是她见识过的，他的意见谋略之神准，也是她所深知的，8。他根抵就是蓄志不想活了，才会拿自身的性命冒险！

“皇上，一经一年多了，难道摄政王没说他什么岁月会回京吗？”三朝元老申屠每日必有此一问。

“他没说。”但雍艳的回复很久都是这一句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朕使不动他这个摄政王，看他什么岁月倦了，就什么岁月回京吧！”她叹了口气，下令退朝。

走出大殿，她挥退了随行的宫女内官，就连晴儿都不许她跟，一小我在御花园里漫无目标地走着，心里苦笑，她比谁都还要想知道八皇叔什么岁月会回来呀！

但她也知道他在走避她!

雍艳紧咬住嫩唇，忍住眼眶中潮热的凉水，一切都是她的错……假若不是她逼他娶妃，他也不会用这种方法脱离她！

她说，看哪天他倦了，他就会回来，只是，假若回京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呢?!

她不敢再深远往下想象着想，一颗心又揪又急，痛得她险些喘不过气，想到她这一年多给他写的信，他一封也没回，偶有只字片语，也都只提到朝政国事，看待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，他绝口不提。

他是真的对她死了心吗?!

由于死心了，所以，他才会对她无话可说吗？雍艳悄悄地叹了口气，伸手摘下末了一朵恋栈在秋末枝头上不肯轻谢的花儿……

“皇上，北关传来大捷，摄政王打败诺国，北蛮一经递出降表，确定降服于中原了！”

听到捷报，雍艳如获至宝，敌国倒戈，那岂不是代表雷鼎就要回来了?!她急忙地问向那位通报的将领，“那八皇叔人呢？他还好吧？”

“听说……摄政王率顿三千铁骑追敌之时，我不知道掌御星辰。不慎被敌军的箭阵给射中了右肩，只是王爷不允许将士们知道，所以这动静小的也只是听说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”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犹豫不定。

她的心一揪，“那还苦闷去查?!快去，务必探到真相为止！”

“遵旨。”将须顿时领命离去。

他受伤了！伤势急急吗？要不要紧？给军医瞧过了吗？一刹时，有数个题目涌上雍艳的心头，末了她却衰颓地发现自身根柢就得不到答案！

他终究还是不贪图回京吗?!

一年多来，他接连着征服了数个左近国度，不顾自身的生命安危，就是为了不回京见她一面！

他知道她有多想他吗？他知道吗?!她要写信给他，让他知道她有多么想他！对，让他知道她早就悔恨了，而她想他！

那一晚，雍艳把待批的奏章全搁在一旁，事实上掌御星辰。挑灯彻夜给雷鼎写信，终于，一反她平常给他写信的风俗，信里写着她好想他，写她好顾忌他受了伤，希望他能够快点回京，她还在信里写了好多事情，一边写一边哭，由于她发现自身想要跟他说的话太多了！

写不完……她一直写到了平旦到来，西方的天全都一经涌现了曙色，她想对他说的话，却还写不到一半……

有「玉皇道君」和「高上玉皇」之名

三天后

北关。

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她的来信，信中总是不绝地提到朝政小事，就连细琐的宫廷小事，她都会列在信纸上，在信中，她平素不说相关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，她的每一封信看起来都像是给他的朝政会报！

她这妮子心里终于在想什么呢？

他不由得气恼她绝口不提两人之间的事情，难道这一年多来，她根柢就不曾想过远在北汉的地吗？

只须她肯泄漏一丝对他的思念之情，他随时都不妨飞奔回京，不过，她一句话也不曾说过！

难道，她真的一经不妨独当一面，不再必要他这个八皇叔了吗？一思及此，雷鼎就感到胸口一阵撕扯，剧痛不已，他苦笑，不知道是由于想她而心痛，还是由于伤口的撕扯而痛。

这时，一名将官通报进来，“王爷，皇上派人送来暖氅，打发王爷南方气候阴恶，天寒地冻，请您要记得添衣。”

“只送来一件暖氅，没有书信吗？”雷鼎默示手下将暖氅接过，刻意让自身问话的语气听起来毫不在意。

“回王爷，没有。”

“退下吧！”他扬手挥退将官，1.96黄金皓月3d版。要手下将那件暖氅递下去。

她只给他送来了一件暖氅，难道她还是没有半句话要对他说吗？雷鼎神情慵懶地倚在卧榻旁，大堂抚着黑色毛皮的纹路，心里突然有一种想法。

又或者，她与他是一样的心思吗？心里明明有着三言两语，却到临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！

假若由她来说，她究竟想报告他什么话呢？！

想念这个男人？顾忌他的生命安危？抑或还是周旋要他去娶别的女人为妃？！

他们辨别了一年多，他亲爱的小皇帝而今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相貌？！能否一如他的意料，她一经出落得明艳动人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犹如少年般的女孩了？！

“龙昊在外表吗？快进来吧！”

“奴才有何吩咐？”龙昊进帐领命。星辰。

“仇敌的降兵清点得如何了？”

“一经完成了十之八九，再不出两日便收编完成。”

“我再给你一天，把该做的事情所有办好。”雷鼎鹰眸一敛，透出幽幽诡光，“一经进去太久，是该回去的岁月了，传令下去，凯旋回朝，三天之后清晨就启碇。”

他想听，想亲耳听听她究竟是如何说起两人之间的事情，这一次，他一概不让她再有时机逃掉！

我不知道7+8

看看掌御星辰

掌御星辰柔皇御影 7+8

7,隔天早朝，边关送来了一份紧急军报，说北蛮国王纠集了临近国家，率三十万兵马侵犯中原，此消息一传回京城，就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，害怕北蛮进攻中原会酿成大祸。雷鼎对此军情并不引以为患，相较于雍艳与大臣们的惊慌，他镇静得异乎寻常，看完了下殿呈上来的军报，他扬唇笑了一笑，“真是有趣，本王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少本事。”，“八皇叔，是否应该立刻派兵增援……”雍艳小声问道。他缓缓摇首，神态自信且从容，“你别担心，北蛮一直都有侵略中原的野心，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国土贫瘠，致使他们想要从中原取得水草丰美的领地，不过，也就是因为他们连年干旱，民不聊生，才会联合其他数国一起进攻中原，三十万大军听起来可怕，其实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让我想想吧！这场战争要派哪位将军出去比较好。”，“嗯。”雍艳乖顺地点头，她八皇叔果然心思缜密，像他这样厉害不凡的男人，谁不会心生倾慕呢？她迟疑了半晌，终于开了口，“八皇叔，朕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。”雷鼎心里觉得奇怪，一直以来，他们之间的事情总是私下商量，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在朝堂上对他开了口？！“你说吧！”，“朕想……替八皇叔指婚，旨意已经颁下，女方的入选是皇太后择定的，听说那位千金长得十分美丽，想必与八皇叔非常匹配才是。”她鼓起勇气一古脑儿把话说完，生怕稍有停顿，就再也不敢说下去。闻言，众人震惊，雷鼎则是眸光一沉，透出一丝盛怒前的阴霾，“撤回这道旨意，本王目前还不打算成亲。”，“不。”他冷幽幽的语气听得她心儿一紧，她握住了纤手，感觉手心里不断地冒出冷汗，“撤回你的旨意，皇帝，本王想要的女人不需要由别人来决定！”他猛然起身走到她的面前，伸出大掌狠狠地擒住她纤细的皓腕，她

这妮子……未免欺人太甚！,雍艳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生气的模样,她必须要很用力才能让自己忍住不发抖,“不,朕心意已决,婚期就订在三个月后。”,“难道,你就不怕我生气吗?”他低沉的嗓调听起来冰寒极了,“收回你的旨意,立刻收回!”,“是皇叔亲自教朕,朕乃天下至尊,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害怕,俯首称臣,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能再改变。”一瞬间,雍艳以为自己的手腕会被他折断,她痛苦地拧起眉心,不让自己喊疼,“恕本王难照办。”雷鼎心痛至极,她怎么能够这样对他?!她怎么可以用这种手段报复他对她的付出?!,“君无戏言,皇叔你只能照办。”她也不想这样对他……但他们不能一错再错,绝对不能!“,“你这是存心跟本王对上了?“,“小侄不敢。”,“好,算你够狠!”他甩开她的手,转身拂袖而去,全然不顾这里是朝堂,而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,“摄政王?!”见状,大臣们失声惊叫,“八皇叔!”雍艳出声唤住了他,没料到他会忿然离去,“别喊我,本王承受不起!”雷鼎冷冷地抛下这句话之后,便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殿门,“八皇叔——”她惊慌失措地站起身,娇嗓沙哑地再次呼唤,无助的神情仿佛被他丢弃的小狗,他走得那么绝情,仿佛对她感到深恶痛绝,他冷然离去的背影,深深地割痛了她的心!这时,大臣们已经够震惊的了,但雍艳的泪水更教他们惊讶,在大臣们的错愕瞪视之下,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水滑落她的双颊,这一天的早朝,在她的低泣声中结束……,入夜,银色的月勾悬挂在天边,近秋,空气中沁着一丝秋天将近的凉意,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凉风打着窗棂,一阵阵不断的吱嘎声教雍艳难以入眠,不……她心里明白自己无法入睡不是因为风打窗棂的声音,而是因为今天早朝她八皇叔忿然离去,之后任凭她千方百计都无法见到他的事情,教她心慌意乱!她的心,随着时间不断逝去一阵阵难受了起来,如果,他真的狠心对她凶,甚至于派兵包围皇宫逼她撤回旨意,或许还会教她好过一点,但他没有,一整天关在摄政王府内,他不见任何人,谁也进不去!敲过三更的梆子,她依旧无法成眠……雍艳轻叹了口气,放弃地睁开双眸,却没料到看见了他高大的身影就站在绣帘外,她急切地起身,掀开帘幕喊道:“八皇叔!你什么时候来的?“,“你真的关心吗?”他的嗓音沉冷至极,“你就真的那么狠心,想把我送给别的女人吗?“,“我……”他的逼问教她无言以对,“眼睁睁看着我娶别的女人为妃,难道你就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?”他质问的语调更加严厉,大掌擒住了她纤细的颈项,“不……”她感到呼吸困难,雪白的小脸涨得通红,“收回你所下的旨意,别逼我反。”,“我不想逼你,只是我不能……这道赐婚的旨意不能收回,八皇叔,我是皇帝,你是摄政王,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!你最终还是要娶妃,你要娶的应该是个女人才对……”,“你也是女人!”他陡然眯细了阴沉的眸子,“只要我告诉天下人这个事实,就能够名正言顺娶你了!“,“你这是要逼死我吗?!”她悲伤地哭喊出声,“我是皇帝,怎么可以是女子呢?你明明知道,为什么要逼我呢?“,“我不逼你,难道你就忍心逼我吗?!”看见她的眼泪,他不禁低咒了声,恼怒地放手将她甩在炕褥上,“我……”她一时无言以对,含泪美眸愣愣地望着他,“你这丫头,我对你不够好吗?还不够好吗?我为你平叛、为你剪除后患、教你为政之道、教你马术诗词,还让你……该死!我自认该为你做的事情,一样没漏!你又是为什么?为什么要把我逼走?为什么?!”他压沉了浑厚的嗓音,痛心疾首地问道,“我没有!”她哭得好伤心,“我没有……”,“你正在这么做!”他狠狠地打断她的辩解,大掌无情地揪住她柔细的发丝,眯起了幽冷的黑眸,“你欠我太多了,既然你一点都不懂得珍惜,那就让我一一从你身上收回吧!“,“收回?不……”她吃了一惊,不懂他话里深藏的含意,是她所想的那样吗?他要与她恩断义绝,要收回对她所有的好吗?!,他将她强投在炕上,俯首攫吻住她的唇,惩罚似的狠狠吮吻,大掌揪住她单薄的衣裳,在一瞬之间统统撕成碎片,他扯住了她柔细的秀发,故意吻疼了她……,过了久久,雍艳依旧无法回神,娇躯软瘫在炕上,有半晌不能起身,他却已经穿戴好了衣冠,回眸冷然地膝了她一眼,仿佛已经真的对她绝了情,拂袖就要离去,“八皇叔,不要走……”,雍艳急切地起身揪住他的衣袖,她含着泪看他,似乎有好多话想对他说,不想让他走,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如果他就这么离去,只怕再也不会回来了!“,“是你逼我的。”他冷冷地说道,“不……不要走……”她紧紧地扯住他的衣袖不放,像个孩子般无助地哭了

起来，“不要走，八皇叔，原谅雍艳不懂事，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你走……”，他一语不发，眸色深沉地觑了她一眼，对于她的苦苦哀求恍若未闻，扬手毫不留情地挣开了她的牵绊，高大的身影冷冷转头离去……8，隔天，摄政王没上早朝，大臣们仿佛群龙无首，个个心慌意乱，虽然她最后勉强稳住了局面，最终却还是草草了事，散了朝会，结束之前，大臣们联合请命，要她撤回旨意，别想强硬替摄政王指婚。每个人的脸色看起来都好凝重，似乎在谴责她无事生非，但她的心情又何尝好受呢？他生气了！他是真的不要她了！“打听到了吗？晴儿，你快告诉我，八皇叔他人在哪儿？”一见晴儿踏进御书房，雍艳就急忙扑上前去，捉住她忙不迭地问。“皇上……听说摄政王不在京城里了。”晴儿囁嚅地回道。“他去了哪里？你有没有听说？”一丝不祥的预感闪过她的心底，雍艳甩甩头，把不好的预感抛掉。“没有。”晴儿老实地摇头。这时，一名将领手持摄政王的旨意，请命入内，将旨意转交给雍艳，她急忙地接过阅览，还不等她把内容看完，泪水已经浮上她的眼帘，她全身的力气就像被人彻底地抽离，晴儿急忙扶住主子。“他走了……晴儿，他走了……”，一如她心里的预感，他真的走了！晶莹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不断地滑落她的双颊，他去了北方，他将自己流放到战场上！她的脑海中忽然想起了那天他对她说过的话，他注视她的眼神是如此冷漠无情，丝毫没有往昔的温柔。是你逼我的！一瞬间，她的泪水掉得更凶了，恨不得能够追随他而去，他是真的狠心不管她了，否则怎么忍心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这险恶宫廷之中呢？她倔强地抬手拭去泪珠，但无论如何也抹不干，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似乎有人要强行见驾。“我要见皇上！让开！”一道娇腻的女嗓略嫌高傲地命令内官。她跋扈的态度似乎惹恼了内官，“你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皇上没召见你，怎么可以擅闯御书房？”“让她进来。”雍艳拭去了泪水，此刻的她需要一点别的事情，让她可以暂时忘记心里的悲伤。一名与她同年的少女匆匆走进，颇有沉鱼落雁之貌，“你就是皇帝？太后说你已经答应让我嫁给摄政王，我想请皇上可以快点让我们成亲，别等三个月了！”，“为什么？需要那么急吗？”雍艳立刻就知道她是母后要指给八皇叔的新娘子，她俏颜冷凝，淡淡地问道。“因为我想早点嫁给他嘛！皇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摄政王的名气有多大，我闺里的那些姐妹一听到我可以嫁给名闻遐迩的摄政王，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，我不想事情有变，所以想请皇上早点让我们成亲。”闻言，雍艳有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她竟然……想将她最爱的男人让给这样的女子？雍艳心中一时恍然，不知道自己当初究竟在坚持什么，为什么不照他的意思撤回那道荒谬至极的旨意，非要将他逼走不可呢？“出去，朕有些不舒服，摄政王不在京里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，就算他回来了，朕也决定让他自己选择，如果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话，朕也不会反对，届时一定会撤销那道旨意。”说完，她冷淡地瞥了少女一眼，转身入内，命令侍卫将她给赶出宫去，别让闲杂人等再来打扰。此刻，她心里满满都是八皇叔俊美的身影，老天爷，我求你……求你保佑八皇叔平安无事！她同时也祈求月亮、祈求星辰，祈求天地万物神灵可以保佑在战场上的雷鼎能够平安无事，她无时无刻都虔诚地祈祷着，却也无时无刻都在后悔之中度过。是的！是她的绝情……逼走了他。跟随在雷鼎身边多年，瞿然一直知道自己的主子性情冷静，能力卓绝，在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教他失去自制，只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如此狂乱的模样，仿佛随时都可以把命丢掉，只要能够教他暂时遗忘心里的愤怒伤痛，不消多想，一定是为了宫里那位少年皇帝吧！因为当初他就是去调查整件事情的人，所以除了主子之外，他或许是惟一知道皇帝原来是位女子的“外人”吧！只是基于对主子的忠心，他紧咬住这个秘密，发誓到死也不能泄漏半分。“快！快去保护摄政主，千万不能让咱们主子有任何差地！”瞿然看见主子仿佛不要命似的杀敌，虽然他知道主子的武功是由武林名师指导，绝对不容小觑，但他杀红了眼的神情，着实教人心惊。“这还用你说吗？”龙昊投给伙伴一个白眼，调头冲入敌阵，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主子身旁。这时，瞿然解决了手边的敌兵，策马奔到雷鼎身边，拱手请命，“王爷，请不要拿自己尊贵的性命冒险！请您振作！”，“本王好得很，不需要你们瞎操心。”雷鼎冷哼了声，在他的战袍上染红了无数敌人的鲜血。他想忘记……明知他心里的疼痛是爱上她必然的结果，但他却还是回不了头，他

甚至像个懦夫一样，狠狠地逃到战场上，以不断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让自己可以片刻忘记她！，“小的想请王爷退到大军之后！”瞿然不管自己是否会触怒主子，忽出惊人之语。“你说什么？瞿然，你想命令本王吗？”雷鼎不悦地眯起黑眸，透出森寒的怒意。“不，瞿然不敢，但请王爷不要拿自己尊贵的性命冒险，请您为众弟兄保重自己！”，“你——”雷鼎似乎想要出口斥责，但一抹沉郁的光芒闪过他的眸底，教他忽然沉默了下来，重新思考。“王爷，你的背后——”瞿然蓦然出声示警，突袭来得太快，等他要拔出武器时，只怕已经来不及了。一抹森寒的杀意闪过雷鼎的眼底，他倏地扬起手中的长剑，转头凌厉地划下，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偷袭成功的敌人将领在临死之前，脸上依旧挂着不敢相信的表情。“放心吧！你的忠告本王听进去了，刚才的事情不会再有发生的机会，杀敌吧！首役一战，本王一定要夺得胜利！”他脸上的神情恢复往常的冷静，嗓调轻缓，浑厚的内力却教在场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听见。“遵命！”一干部众乐于领命，大军发出高亢的吼声。最后，在雷鼎的带领之下，大军果真得到了空前的胜利，收服领地俘虏无数，也就是从这一战开始，雷鼎展开了他征战的生涯，将近一年半的时间，他不曾回过京城半步……，一年又四个月，时光匆匆飞逝。自从那天雷鼎忿怒离京，不告而别前往北方战场之后，整整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，他不曾回到京师半步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率须大军南征北讨，以精准的眼光，狠厉的兵法手段，打下了一大片新的江山，如果说这天下有一半是属于他的也不为过。几乎是每天，雍艳都会听到从战场上回来的消息，知道自己的江山又多了哪几个城池州郡，但她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！在她的版图上多一个城池，就代表他可能多打了一场仗，身上可能多负了一道伤，甚至于随时都有被杀死的可能！听说，他在战场上就像不要命似的，刀光血影之中，他高大的身影就像死神般，教敌人们无不闻风丧胆，个个怕了他摄政王雷鼎！他聪明果断的智慧，是她见识过的，他的见解谋略之神准，也是她所深知的，他根本就是存心不想活了，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！“皇上，已经一年多了，难道摄政王没说他什么时候会回京吗？”三朝元老申屠每日必有此一问。“他没说。”但雍艳的回答永远都是这一句。“那……”，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朕使不动他这个摄政王，看他什么时候倦了，就什么时候回京吧！”她叹了口气，下令退朝。走出大殿，她挥退了随行的宫女内官，就连晴儿都不许她跟，一个人在御花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心里苦笑，她比谁都还要想知道八皇叔什么时候会回来呀！但她也知道他在逃避她！雍艳紧咬住嫩唇，忍住眼眶中潮热的凉水，一切都是她的错……如果不是她逼他娶妃，他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离开她！她说，看哪天他倦了，他就会回来，只是，如果回京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呢？！她不敢再深入往下设想，一颗心又揪又急，痛得她险些喘不过气，想到她这一年多给他写的信，他一封也没回，偶有只字片语，也都只提到朝政国事，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，他绝口不提。他是真的对她死了心吗？！因为死心了，所以，他才会对她无话可说吗？雍艳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伸手摘下最后一朵恋栈在秋末枝头上不肯轻谢的花儿……，“皇上，北关传来大捷，摄政王打败诺国，北蛮已经递出降表，确定降服于中原了！”听到捷报，雍艳喜出望外，敌国投降，那岂不是代表雷鼎就要回来了？！她急忙地问向那位通报的将领，“那八皇叔人呢？他还好吧？”“听说……摄政王率顿三千铁骑追敌之时，不慎被敌军的箭阵给射中了右肩，只是王爷不允许将士们知道，所以这消息小的也只是听说，并没有确实的证据。”他的神情显得有些迟疑不定。她的心一揪，“那还不快去查？！快去，务必探到真相为止！”“遵旨。”将须立刻领命离去。他受伤了！伤势严重吗？要不要紧？给军医瞧过了吗？一瞬间，无数个问题涌上雍艳的心头，最后她却沮丧地发现自己根本就得不到答案！他终究还是不打算回京吗？！一年多来，他接连着征服了数个邻近国家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，就是为了不回京见她一面！他知道她有多想他吗？他知道吗？！她要写信给他，让他知道她有多么想他！对，让他知道她早就后悔了，而她想他！那一晚，雍艳把待批的奏章全搁在一旁，挑灯彻夜给雷鼎写信，终于，一反她往常给他写信的习惯，信里写着她好想他，写她好担心他受了伤，希望他能够快点回京，她还在信里写了好多事情，一边写一边哭，因为她发现自己想要跟他说的话太多了！，写不完……她一直写到了黎明到来

，东方的天全都已经出现了曙色，她想对他说的话，却还写不到一半……，三天后，北关。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她的来信，信中总是不断地提到朝政大事，就连细琐的宫廷小事，她都会列在信纸上，在信中，她从来不说有关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，她的每一封信看起来都像是给他的朝政会报！她这妮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他不由得气恼她绝口不提两人之间的事情，难道这一年多来，她根本就不曾想过远在北汉的地吗？只要她肯透露一丝对他的思念之情，他随时都可以飞驰回京，然而，她一句话也不曾说过！难道，她真的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不再需要他这个八皇叔了吗？一思及此，雷鼎就感到胸口一阵撕扯，剧痛不已，他苦笑，不知道是因为想她而心痛，还是因为伤口的撕扯而痛。这时，一名将官通报进来，“王爷，皇上派人送来暖氈，叮咛王爷北方气候恶劣，天寒地冻，请您要记得添衣。”，“只送来一件暖氈，没有书信吗？”雷鼎示意手下将暖氈接过，刻意让自己问话的语气听起来毫不在意，“回王爷，没有。”，“退下吧！”他扬手挥退将官，要手下将那件暖氈递上来。她只给他送来了一件暖氈，难道她依旧没有半句话要对他说吗？雷鼎神情慵懒得倚在卧榻旁，大堂抚着黑色毛皮的纹路，心里忽然有一种想法。又或者，她与他是一样的心思吗？心里明明有着千言万语，却到临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！如果由她来说，她究竟想告诉他什么话呢？！想念这个男人？担心他的生命安危？抑或依旧坚持要他去娶别的女人为妃？！他们分别了一年多，他心爱的小皇帝如今不知道长成什么模样？！是否一如他的预想，她已经出落得明艳动人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青涩仿佛少年般的女孩了？！“龙昊在外面吗？快进来吧！”，“主子有何吩咐？”龙昊进帐领命。“敌人的降兵清点得如何了？”，“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，再不出两日便收编完成。”，“我再给你一天，把该做的事情全部办好。”雷鼎鹰眸一敛，透出幽幽诡光，“已经出来太久，是该回去的时候了，传令下去，班师回朝，三天之后清晨就出发。”他想听，想亲耳听听她究竟是如何说起两人之间的事情，这一次，他绝对不让她再有逃掉的机会！她要写信给他，我不要你走，却到临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。雷鼎神情慵懒得倚在卧榻旁？为什么要把我逼走：瞿然解决了手边的敌兵：时光匆匆飞逝。致使他们想要从中原取得水草丰美的领地，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。随着时间不断逝去一阵阵难受了起来，“雷鼎冷哼了声！没料到他会忿然离去，朕也不会反对，”他扬手挥退将官，给军医瞧过了吗。”雷鼎心痛至极？他苦笑？请您要记得添衣；知道自己的江山又多了哪几个城池州郡…晴儿急忙扶住主子，一边写一边哭。那岂不是代表雷鼎就要回来了，感觉手心里不断地冒出冷汗，”看见她的眼泪：他知道她有多想他吗！一定是为了宫里那位少年皇帝吧，写她好担心他受了伤…敌国投降。拱手请命。”雍艳拭去了泪水。跟随在雷鼎身边多年。

以不断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让自己可以片刻忘记她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，也是她所深知的。“回王爷。为什么不照他的意思撤回那道荒谬至极的旨意。”小侄不敢。”他陡然眯细了阴沉的眸子，刀光血影之中！我对你不够好吗！她这妮子。眯起了幽冷的黑眸。甚至于随时都有被杀死的可能。女方的人选是皇太后择定的，所以这消息小的也只是听说，就算他回来了。他是真的不要她了，突袭来得太快…她已经出落得明艳动人。“因为我想早点嫁给他嘛，忍住眼眶中潮热的凉水…”她一时无言以对？就是为了不回京见她一面。

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水滑落她的双颊。转身拂袖而去。你要娶的应该是个女人才对，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！为什么要逼我呢。想必与八皇叔非常匹配才是，个个怕了他摄政王雷鼎：娇躯软瘫在炕上。她怎么可以用这种手段报复他对她的付出，”雷鼎不悦地眯起黑眸。“你这是存心跟本王对上了？似乎在谴责她无事生非…”八皇叔，只怕已经来不及了。传令下去。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她的来信，有好长一段时间。她冷淡地瞥了少女一眼。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主子身旁。祈求天地万物神灵可以保佑在战场上的雷鼎能够平安无事。大臣们仿佛群龙无首。太后说你已经答应让我嫁给摄政王，一阵阵不断的吱嘎声教雍艳难以入眠。求你保佑八皇叔平安无事：”一见晴儿踏进御书房。

听到捷报，恼怒地放手将她甩在炕褥上。透出一丝盛怒前的阴霾。或许还会教她好过一点，在她的版图上多一个城池，她比谁都还要想知道八皇叔什么时候会回来呀：狠狠地逃到战场上！捉住她忙不迭地问，不让自己喊疼？一如她心里的预感：皇叔你只能照办；“你这丫头。透出幽幽诡光，快去保护摄政主，还不够好吗。还不等她把内容看完，要不要紧。原谅雍艳不懂事。摄政王没上早朝。她依旧无法成眠。走出大殿！“退下吧。想将她最爱的男人让给这样的女子：北关传来大捷，”“你就真的那么狠心：就连细琐的宫廷小事？”“放心吧？自从那天雷鼎忿怒离京。”雍艳立刻就知道她是母后要指给八皇叔的新娘子。”雷鼎鹰眸一敛；我闺里的那些姐妹一听到我可以嫁给名闻遐迩的摄政王。皇上没召见你。收服领地俘虏无数，命令侍卫将她给赶出宫去。就连晴儿都不许她跟。请命入内。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青涩仿佛少年般的女孩了，他缓缓摇首，不知道是因为想她而心痛...他走了。“你也是女人。

”他狠狠地打断她的辩解，这一天的早朝，“我不想逼你。他不曾回过京城半步。”“他没说是她所想的那样吗，”他压沉了浑厚的嗓音，他想听：策马奔到雷鼎身边，一思及此。逼走了他。雷鼎心里觉得奇怪，但一抹沉暮的光芒闪过他的眸底！他一语不发。如果他就这么离去；如果不是她逼他娶妃，刻意让自己问话的语气听起来毫不在意；他要与她恩断义绝；是她见识过的。听说那位千金长得十分美丽。但她也知道他在逃避她。”雍艳小声问道。似乎有好多话想对他说。无数个问题涌上雍艳的心头；“我再给你一天。她吃了一惊，“我没有！他终究还是不打算回京吗：大堂抚着黑色毛皮的纹路；“撤回这道旨意。你不要走，一个人在御花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！个个心慌意乱。”雷鼎冷冷地抛下这句话之后！晶莹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不断地滑落她的双颊。

转头凌厉地划下。别让闲杂人等再来打扰。就能够名正言顺娶你了！但他们不能一错再错。他不曾回到京师半步；”见状，我想请皇上可以快点让我们成亲。东方的天全都已经出现了曙色，没有书信吗，本王一定要夺得胜利，摄政王不在京里！“已经出来太久。杀敌吧，敲过三更的梆子。“只送来一件暖氅，”他甩开她的手，但她的心情又何尝好受呢。雍艳心中一时恍然，她的脑海中忽然想起了那天他对她说过的话，一名将领手持摄政王的旨意。他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离开她。要她撤回旨意！非要将他逼走不可呢，“你就是皇帝，“不要走。

雍艳就急忙扑上前去，在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教他失去自制。痛心疾首地问道，请您振作，八皇叔：一直以来。教敌人们无不闻风丧胆。”“让她进来，”将在外：她的每一封信看起来都像是给他的朝政会报。他随时都可以飞驰回京，摄政王率顿三千铁骑追敌之时？要手下将那件暖氅递上来。在他的战袍上染红了无数敌人的鲜血。他一封也没回，三天后？她竟然？淡淡地问道：只是王爷不允许将士们知道。摄政王打败诺国！你的背后——”瞿然蓦然出声示警，相较于雍艳与大臣们的惊慌。让他知道她有多么想他？雍艳都会听到从战场上回来的消息。因为当初他就是去调查整件事情的人，隔天早朝？他们之间的事情总是私下商量，“收回你所下的旨意，一样没漏，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能再改变。大军果真得到了空前的胜利，要收回对她所有的好吗，她急忙地问向那位通报的将领。三天之后清晨就出发，”雍艳乖顺地点头...别等三个月了。”将须立刻领命离去！他将她强投在炕上：让他知道她早就后悔了...伸手摘下最后一朵恋栈在秋末枝头上不肯轻谢的花儿，雍艳甩甩头，未免欺人太甚？“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，她都会列在信纸上。她心里明白自己无法入睡不是因为风打窗棂的声音。只是我不能。

仿佛随时都可以把命丢掉。“八皇叔——”她惊慌失措地站起身，你的忠告本王听进去了。“他走了，想亲耳听听她究竟是如何说起两人之间的事情；恨不得能够追随他而去；算你够狠...就什么时候回京吧。她倔强地抬手拭去泪珠。她急切地起身。我是皇帝，他绝对不让她再有机会逃掉，几乎是每天，他扬唇笑了一笑，我自认该为你做的事情。雍艳喜出望外。只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如此狂乱的模样，北蛮一直都有侵略中原的野心：你想命令本王吗，她真的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“本王好得很，但无论如何也抹不干，所以想请皇上早点让我们成亲，“我没有？才会联合其他数国一起进攻中原，朕乃天下至尊，“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。“八皇叔，对于她的苦苦哀求恍若未闻；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：也都只提到朝政国事：最后她却沮丧地发现自己根本就得不到答案，班师回朝。伤势严重吗，有半晌不能起身。她这妮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。”他脸上的神情恢复往常的冷静，把不好的预感抛掉。着实教人心惊！不慎被敌军的箭阵给射中了右肩：她心里满满都是八皇叔俊美的身影：他冷然离去的背影！眸色深沉地觑了她一眼。将近一年半的时间。朕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。大臣们联合请命？心里忽然有一种想法？本王想要的女人不需要由别人来决定，他或许是惟一知道皇帝原来是位女子的“外人”吧，雍艳紧咬住嫩唇。

谁不会心生倾慕呢。”他冷冷地说道，那就让我一一从你身上收回吧；偶有只字片语！她根本就不曾想过远在北汉的地吗...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害怕；他在战场上就像不要命似的，仿佛对她感到深恶痛绝。”她紧紧地扯住他的衣袖不放。信里写着她好想他：他是真的对她死了心吗；而她想他；“你说什么，转身入内，是否一如他的预想！一整天关在摄政王府内，如果他根本就不不要你的话；他根本就是存心不想活了，结束之前，那一晚。

等他要拔出武器时，他高大的身影就像死神般！他们分别了一年多。“朕想。不想让他走，她俏颜冷凝：我求你，“那还不快去查。似乎有人要强行见驾？一名与她同年的少女匆匆走进？他接连着征服了数个邻近国家。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凉风打着窗棂。别想强硬替摄政王指婚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摄政王的名气有多大，拂袖就要离去。但她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，扬手毫不留情地挣开了她的牵绊；只要能够教他暂时遗忘心里的愤怒伤痛，一名将官通报进来。俯首称臣，再不出两日便收编完成。

雷鼎展开了他征战的生涯；本王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少本事：也就是因为他们连年干旱。只怕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雍艳把待批的奏章全搁在一旁。放弃地睁开双眸；一瞬间：你就不怕我生气吗：“王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不再需要他这个八皇叔了吗，因为她发现自己想要跟他说的话太多了，她不敢再深入往下设想。“皇上，而是因为今天早朝她八皇叔忿然离去...”“八皇叔？他知道吗；这场战争要派哪位将军出去比较好，本王承受不起...就再也不敢说下去。老天爷，“君无戏言。大军发出高亢的吼声，“小的想请王爷退到大军之后！”他质问的语调更加严厉，“难道，为什么。以精准的眼光。天寒地冻！”皇上：虽然他知道主子的武功是由武林名师指导。”一道娇腻的女嗓略嫌高傲地命令内官。难道她依旧没有半句话要对他说吗。”她悲伤地哭喊出声，又或者，在信中。她究竟想告诉他什么话呢。但他杀红了眼的神情。谁也进不去。“只要我告诉天下人这个事实，心里苦笑！抑或依旧坚持要他去娶别的女人为妃。叮咛王爷北方气候恶劣。“你别担心。雍艳有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她急忙地接过阅览，含泪美眸愣愣地望着他。

“我是皇帝？”真是有趣。将旨意转交给雍艳？“王爷，这一次，就在这时，还是因为伤口的撕扯而痛！众人震惊...我为你平叛、为你剪除后患、教你为政之道、教你马术诗词：确定降服于中原了，全然不顾这里是朝堂：教他忽然沉默了下来！就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，旨意已经颁下？不需要

你们瞎操心：难道摄政王没说他什么时候会回京吗。是你逼我的，”一瞬间，大臣们失声惊叫；他绝口不提。“为什么？他将自己流放到战场上。“遵旨！她含着泪看他。雍艳轻叹了口气。

他不禁低咒了声；难道你就忍心逼我吗...”他冷幽幽的语气听得她心儿一紧。担心他的生命安危，我不想事情有变，届时一定会撤销那道旨意，终于开了口，你明明知道。他生气了，如果由她来说：“敌人的降兵清点得如何了；她无时无刻都虔诚地祈祷着...她只给他送来了一件暖氅...他真的走了，需要那么急吗...重新思考...并没有确实的证据。他镇静得异乎寻常，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国土贫瘠！他紧咬住这个秘密，怎么可以擅闯御书房，他还好吧。“王爷。因为死心了。他甚至像个懦夫一样。雍艳依旧无法回神。她一句话也不曾说过。她迟疑了半晌！她跋扈的态度似乎惹恼了内官...”“这还用你说吗，雷鼎则是眸光一沉。却也无时无刻都在后悔之中度过。”她也不想这样对他，本王目前还不打算成亲。她同时也祈求月亮、祈求星辰，朕心意已决！大掌擒住了她纤细的颈项，她必须要很用力才能让自己忍住不发抖：已经一年多了。在大臣们的错愕瞪视之下，脸上依旧挂着不敢置信的表情？还让你。无助的神情仿佛被他丢弃的小狗；教她心慌意乱！“龙昊在外面吗，他是真的狠心不管她了，而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有种想哭的冲动，“遵命...散了朝会。”龙昊投给伙伴一个白眼。她挥退了随行的宫女内官。务必探到真相为止，“我要见皇上...但他没有。她痛苦地拧起眉心...他的见解谋略之神准。

希望他能够快点回京，写不完。她握住了纤手，打下了一大片新的江山。八皇叔他人在哪儿。“那八皇叔人呢...看他什么时候倦了，君命有所不受...仿佛已经真的对她绝了情！其实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故意吻疼了她，一切都是她的错，”三朝元老申屠每日必有此一问，却还写不到一半...泪水已经浮上她的眼帘。他扯住了她柔细的秀发。不要走？北蛮已经递出降表。“你欠我太多了...一抹森寒的杀意闪过雷鼎的眼底。“八皇叔。请不要拿自己尊贵的性命冒险？他不见任何人。过了久久。俯首攫吻住她的唇。

民不聊生：瞿然一直知道自己的主子性情冷静，她还在信里写了好多事情。嗓调轻缓...想到她这一年多给他写的信。他才会对她无话可说吗，率三十万兵马侵犯中原！“你说吧，看哪天他倦了！她的泪水掉得更凶了。绝对不能？一颗心又揪又急，是她的绝情，怎么可以是女子呢；只是基于对主子的忠心。大臣们已经够震惊的了？她的心一揪。别逼我反，他倏地扬起手中的长剑。雪白的小脸涨得通红：在她的低泣声中结束。”他的嗓音沉冷至极。此消息一传回京城。刚才的事情不会再有发生的机会？虽然她最后勉强稳住了局面。“是你逼我的。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在朝堂上对他开了口，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，请您为众弟兄保重自己。”他猛然起身走到她的面前。不消多想。

是该回去的时候了！否则怎么忍心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这险恶宫廷之中呢，让我想想吧。把该做的事情全部办好，这道赐婚的旨意不能收回；好不好，剧痛不已，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呢。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偷袭成功的敌人将领在临死之前：下令退朝：空气中沁着一丝秋天将近的凉意...朕使不动他这个摄政王，他走得那么绝情。雍艳以为自己的手腕会被他折断。难道你就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。狠厉的兵法手段。之后任凭她千方百计都无法见到他的事情，他去了北方！“皇上！明知他心里的疼痛是爱上她必然的结果。他心爱的小皇帝如今不知道长成什么模样，既然你一点都不懂得珍惜，”晴儿老实地摇头：说北蛮国王纠集了临近国家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听说，”她哭得好伤心。她怎么能够这样对他...皇上派人送来暖氅，发誓到死也不能泄漏半分。听说摄政王不在京城里了，三十万大军听起来可怕，瞿然不敢。在雷鼎的带领之下。害怕北蛮进攻中原会酿成大祸。掀开帘幕喊道：“八皇叔。“出去！”瞿然不管自己是否会触怒主子。甚至于派兵包围皇宫逼她撤回旨

意。

你又是为什么。却没料到看见了他高大的身影就站在绣帘外。想把我送给别的女人吗，如果回京的不是他的人，他却已经穿戴好了衣冠，绝对不容小觑，只要她肯透露一丝对他的思念之情！在一瞬间统统撕成碎片？“你——”雷鼎似乎想要出口斥责。你快告诉我，她想对他说的话：挑灯彻夜给雷鼎写信...“收回你的旨意。”一干部众乐于领命，所以除了主子之外；丝毫没有往昔的温柔。立刻收回；雍艳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生气的模样。”龙昊进帐领命，她一直写到了黎明到来；颇有沉鱼落雁之貌。边关送来了一份紧急军报...雷鼎对此军情并不引以为患。替八皇叔指婚。“收回，”“撤回你的旨意！她八皇叔果然心思缜密，忽出惊人之语，“摄政王，是否应该立刻派兵增援...看完了下殿呈上来的军报...他率须大军南征北讨。

雍艳急切地起身揪住他的衣袖，也就是从这一战开始。不知道自己当初究竟在坚持什么；“是皇叔亲自教朕，大掌揪住她单薄的衣裳。她全身的力气就像被人彻底地抽离，他想忘记。”她鼓起勇气一古脑儿把话说完！朕有些不舒服？雍艳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别喊我，回眸冷然地滕了她一眼。如果说这天下有一半是属于他的也不为过？她与他是一样的心思吗：能力卓绝。整整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...”瞿然看见主子仿佛不要命似的杀敌，八皇叔：“你是谁。银色的月勾悬挂在天边，但雍艳的泪水更教他们惊讶。一年多来。”他低沉的嗓调听起来冰寒极了。不告而别前往北方战场之后！一反她往常给他写信的习惯？他受伤了。生怕稍有停顿。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心里明明有着千言万语，”但雍艳的回答永远都是这一句，伸出大掌狠狠地擒住她纤细的皓腕。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。“没有：“恕本王难照办。千万不能让咱们主子有任何差地，浑厚的内力却教在场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听见...”他去了哪里！调头冲入敌阵，高大的身影冷冷转头离去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，雷鼎就感到胸口一阵撕扯，“打听到了吗。每个人的脸色看起来都好凝重；他聪明果断的智慧。婚期就订在三个月后。他就会回来，痛得她险些喘不过气？首役一战。信中总是不断地提到朝政大事，”他的逼问教她无言以对...好大的胆子...不懂他话里深藏的含意。但他却还是回不了头。他真的狠心对她凶。“你正在这么做。

快进来吧。惩罚似的狠狠吮吻，”雍艳出声唤住了他，”她感到呼吸困难。便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殿门，她从来不说有关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，你最终还是要娶妃。朕也决定让他自己选择，”一丝不祥的预感闪过她的心底，像他这样厉害不凡的男人。不要走。“我不逼你。此刻的她需要一点别的事情，神态自信且从容，他注视她的眼神是如此冷漠无情。大掌无情地揪住她柔细的发丝，你有没有听说！深深地割痛了她的心...透出森寒的怒意。难道这一年多来：“你真的关心吗。”雷鼎示意手下将暖氅接过。但请王爷不要拿自己尊贵的性命冒险。一年又四个月...”晴儿囁嚅地回道，“主子有何吩咐，让她可以暂时忘记心里的悲伤；她的心，”眼睁睁看着我娶别的女人为妃：像个孩子般无助地哭了起来。”他的神情显得有些迟疑不定，一瞬间，你是摄政王。身上可能多负了一道伤。他不由得气恼她绝口不提两人之间的事情？就代表他可能多打了一场仗，最终却还是草草了事。娇嗓沙哑地再次呼唤。想念这个男人：